

延安路华山路人行天桥,这座屹立了近17年的“空中连廊”,因轨道交通14号线建设,要“功成身退”了。于是,微信朋友圈里满满地都是对人行天桥的回忆和怀念。人行天桥,见证了城市交通管理、人们出行方式的改变,已成为上海人集体记忆的组成。

人们常把建于1982年的延安路外滩人行天桥称为上海第一座人行天桥。严格来说,这是上海首座跨越市区道路的人行天桥。而跨越铁路的人行天桥,早在1908年沪宁铁路通车后就已设立,称之为人行早桥,比如1909年通行、1940年拆除的王家宅早桥。上世纪50年代在闸北

居住、工作过的人,一定不会忘记大统路人行早桥给他们带来的便捷。那时铁路把闸北切为两半,工人上下班,学生上学放学,农民往市区送菜,都要穿过铁路。火车到来前,路口就被栏杆关闭,一等就是三四十分钟。1953年五一节,大统路人行早桥建成通行,从此闸北的“天堑”变通途。直到1987年五一节前夕,为配合铁路上海新客站建设,这座横跨沪宁、沪杭铁路34年的老早桥才终于退役。

上年纪的上海人说起早桥,印象更深的一定是共和新路早桥。与大统路人行早桥不同,这座1957

年11月1日通行的,规模宏大跨越6条铁路线的早桥,可并排通过4辆大卡车,两边各有宽3米的人行道,是一座以车行为主、兼顾人行人的天桥。1995年,上海人耳熟能详、满载记忆的共和新路早桥,让位于成都路高架工程,退出了市民视野。

延安东路外滩人行天桥,桥平面呈“U”形,沿人行道不同方向设6座各38级台阶水磨石扶梯。这里是交通要道,又是轮渡出入口,人流量高峰每小时达1.54万人次,建桥后人拥挤状况明显缓解,过往车速提高,交通事故显著减少。由于是市中心

首座人行天桥,市民对外滩人行天桥的关注度很高,“得了便宜还卖乖”,方便出行后对天桥的造型、结构等提出很多意见,尤其对天桥灰暗色的主色调难以容忍,感觉与外滩景观不相匹配,煞了风景。今年2月,有关部门就给天桥换上淡色明亮的新装。市中心的第一座,为以后的建造提供了经验,这才有了如今上海人行天桥的千姿百态。尽管当初有很多缺点,但当1993年为配合外滩交通综合改造工程,拆除跨越中山路、二路的两段,仅保留跨越延安东路一段;1996年让位于延

北京的报春樱

王贤根

早春二月,江南阴雨霏霏的时节,北京城里的樱花,在温和的暖阳里灿烂绽放。我是在京城玉渊潭公园看到这番盛景的。导游告诉我,这叫“杭州早樱”,是北京最先开放的樱花,这片景观,就称“早樱报春”。

好一片报春樱!杭州早樱的培植母本山樱花,是取之于傍依西湖的南屏山、北高峰?还是我的家乡会稽山余脉?在我们家乡,农家的院落、房前屋后,大都植有山上挖掘来的野樱桃,长几年后便嫁接能结甜蜜果的枝芽。人们清楚,山路难行。春暖花开,门前屋后灿烂的樱花结成青果,和风徐徐,阳光照耀,青果一天天地转黄转红,农历三月底,晶莹透亮的红樱桃黄樱桃挂满枝杈,成为农家的一处春景,也成为孩时的美好记忆。

如今,在京城欣赏来自我的故乡的早樱,有一种特殊的亲切感、亲近感。

农家是以结果为终极目标。山樱引入文人志士庭院,是以观赏愉悦心情为主旨的,将花拟人,相看两不厌。

我国有着以野生山樱培植观赏樱花的千年传统。早可追溯到秦汉,唐时已成普遍。白居易七绝《移山樱桃》云:“亦知官舍非吾宅,且断山樱满院栽。”他那时虽然还要遭贬,但仍是挖山樱,栽满庭,豁达的心境,如清雅、隽俏的樱花,四时鲜亮。宋王安石在《山樱》中描绘:“山樱抱石荫松枝,比并余花发最迟。赖有春风嫌寂寞,吹香渡水报人知。”抒发的是寂寞心境中“吹香渡水”的情怀。

赏樱赏出一种情怀,是文化人的一种境界。官场常常失意,而大自然永远亲近,春风作伴,鲜花为伍,樱花永远开放在你人生的路上。

北方冬季严寒,早春风烈、干燥,喜在温润柔和的江南生长的杭州早樱,又何以在京城枝繁叶茂、花海如云呢?

园林工作人员娓娓道出其中的奥秘。他们就将“杭州早樱”先移植到相对较为温和的齐鲁大地,经过科研人员数的年精心培育,再移植到京城,一株,三株……成片成林的江南早樱,终于落地生根,蔚然成一片繁华炫目的壮丽景象。

美,更早更广泛地传播给人类。美,更深入、更透彻地传递着诱人的信息。一花引来百花开,满园春色关不住。如今,玉渊潭的数千棵蓬勃着朝气、喷涌着浓浓春意的樱花,争妍斗丽,竞相怒放,成为京城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以居家式的简便、整洁、舒适,让城里人念念不忘。有的民宿,已要两三个月提前预订。过度着眼于大,一些细节便会忽略。当一家酒店,连电吹风的热度和风量大小都考虑到客人的感受时,这家酒店的其它服务就一定会是到位的。《宾至如归》,首先要细节服务上多下功夫。此《归》,是归家,而家,则是每一个细节的舒适、安心。



安东路高架工程,外滩人行天桥全部消失之际,人们还是难掩留恋之情。

南京路西藏路人行天桥1985年底落成,是以前上海人行天桥中客流量最多的,路口设计人流量为每小时42500人。天桥呈椭圆形,4个转角处各有两座转式步行梯伸向沿街

的第一百货商店、新世界商场、精品商厦和荣华楼酒家内,集交通、观光、引导购物等多个功能。外地游客喜欢在桥上观赏上海最繁华地段的各色景观,在桥上看风景的人,在下面路人眼中也成了风景中的人。此天桥1986年被评为上海最佳人行天桥。2003年5月,椭圆形天桥完成使命,相关功能被现代化的地下交通所替代。

这些年,由于市政建设等原因,共和新路中华新路、南京路石门路、提篮桥等人行天桥相继拆除。与众人翘首相望、辉煌升空的那一刻相反,天桥“离去”时显得“黯然失色”。因为交通等原因,天桥桥梁的切割拆除往往是在深夜,但其为城市交通作出的贡献是不会被遗忘的。在老天桥消失的同时,一批新天桥又闪亮升空。市民对人行天桥有了更多诉求,特别是不少天桥没有电梯,使上年纪的市民难以“亲近”。好在有关部门在对本市77座人行天桥进行梳理,就市民呼声最高的表面抗滑和改装人行电梯问题,在研究改造方案。如此,人行天桥更美了。

在北方辽阔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上,看过天骄故地金帐汗蒙古部落和呼泽尔旅游景点后,道尔基先生便带着大家到草原深处的游牧人家去吃手把肉。手把肉,指的是用手把着吃新宰的羊、刚做熟的羊肉。大草原上的蒙古人最喜欢手把肉这种传统美食,凡有客人来都必须用手把肉招待,这是一种民族情感的表达。

草原深处的这座蒙古包坐落在天下第一曲水的莫尔格勒河畔,白白圆圆,像一只倒扣在草丛中的银碗。包房四周的草原铺满了没有边际的翠绿,静得没

小议“宾至如归”

苏左

我在清远的假日酒店,拿电吹风吹头发,感觉到了热得恰到好处,而且风大,比那些一吹就烫的电吹风吹起来,头发还容易干。让客人舒适,是大多数酒店追求的目标,但是,舒适,多是从一些细节的感受中得到的,而很多酒店对细节的关注却往往是粗疏的,在设计中也没有真真切切考虑客人的感受。比如,洗澡时最大水量的大小,不同灯光的亮度,烧水壶摆放的位置,一些非通用开关的使用标识……不少酒店设施齐备,甚或多余,但是,这些常用设施的设计、配置、摆放却不到位。当客人不得不在电视机前烧水或去洗手间烧水,会是什么感觉?一进门,看开标识一箭莫展时,会有宾至如归之感吗?一个旅游胜地的形成,除了它的地理环境、人文资源,特色,一定还有以人为本、周到的、让人舒适的服务。走进国内的一些上档次酒店,会被大堂的气势震住,恢宏堂皇,即便空间浪费也在所不惜。前几天,在浙北一村庄办的酒店,大堂近似一篮球场。这样的酒店,追求的是气派、高大上,缺少的却是豪家的感觉。我曾住过几个国家小住,他们的酒店没有豪华的大堂,却有家一般的周全,亲切而温馨。当下的农村民宿,首要的是气派、高大上,缺少的却是豪家的感觉。

今日『老克勒』

王雅军

我有一位年迈的忘年交,年近百岁了。早年,也就是解放前,从江南水乡来上海谋生,当过学徒,参加过军,后在海关工作多年。因喜好吟诗弄文,解放后调入一家出版社的旅游期刊做编辑。

闲时,他会侍弄多年积攒下来的书,随便翻翻,以自娱。几年前,我在小区附近的地摊淘书,不时碰见他,他也盯着地上那些泛黄、卷页的老书旧书,骨碌碌地瞧,有喜欢的就买。他喜爱过去的繁体字直排本。如今,他的腿部因长有骨刺,难以下地行走了,出来晒太阳要坐轮椅。我隔一段时间会去他住的高楼,乘电梯看望他。夕阳照着他古铜色的脸,那是饱经风霜的脸,居然还有一头的黑发,然而依稀可见的老年斑和皱纹,都在叙述他过去的故事。他常常静默,一声不吭,我知道,他的思绪又牵回到过去,在回味着什么。

他的房间,门上挂有斋名“晚宁楼”书墨的匾额,那可是文化界一位赫赫有名的人为他亲题的。让我称奇的是,他家摆放的物品,大多古色古香,或是有烟火气的。走廊上挂着的钟是英国老牌子的,有镂花的边饰,顶部站立着一只昂昂报晓的公鸡;壁灯像是青花瓷,有黑色的铁架箍着,仿佛一张年轻的脸庞罩在头盔里。墙上有一幅充满喜气的年画,暖暖的橙黄底色,一位旧时老翁坐在马背上,右手漫不经心地扬着鞭子,左边灯笼帐子已然掀开,露出身着红衣头履冠冠的貌美女子,随从中有着擎着一把宝剑护卫的,有挑着食品担向前走的,有背着橘红木箩筐的,有抱着插有如意、莲花的瓷器花瓶的,有打着鼓吹着号的,五颜六色,欢天喜地的热闹景况。

家里除去红木的桌椅,还有墙上饰以英国贵族纹章的吊钟,北方狼的木头挂件,床头边有深褐色的铜柱台灯,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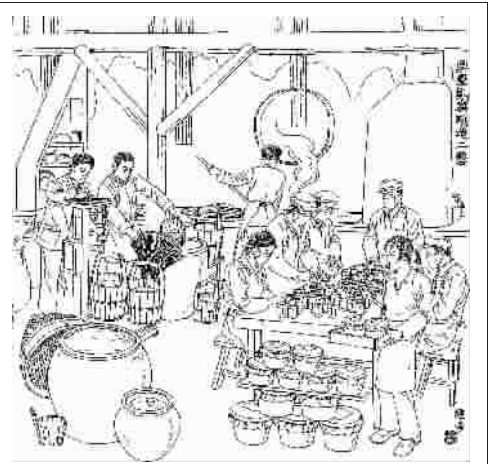


有一缕风,仿佛能听到阳光落到草尖上那金子般的声音。蒙古包的门前,搭砌着露天锅灶,旁边的勒勒车上放着铁皮水箱。穿一身蒙古袍的主人名叫额尔敦,一脸微笑,两手轻拍,跟大家说不管谁来到蒙古包都是好朋友。他从羊群里抓来长八个牙不足两岁的一只羊,猛地掼倒在草从里,手按羊头,膝盖挤住羊脖子,尖刀在羊的肋下划开两寸左右的小口子,手伸进去勾断动脉,这只羊还没感到痛苦就失去知觉了。草原上杀羊特有讲究,不能让羊看见自己的血,更不能让羊血淤在肉身

草原手把肉

王忠范

趁热捞出来放进长方形的木盘,堆起一座小小的羊肉山,这块块肉或肥或瘦,皆是淳淳厚厚,鲜鲜嫩嫩,看得人食欲大增,有些垂涎。木盘四周,摆放一圈根据自己口味调制的佐



腐乳诞生记:海选、淋浴、睡大觉

文/李君兰 图/钟奇

拉开上海人家里的冰箱门,十之八九少不了“鼎丰腐乳”的身影。在许多上海人的眼里,长相平平的腐乳可是“打耳光也不肯放”的早饭最佳配菜,就着泡饭来点腐乳,冷不防要吼声“嗲”,那一刻幸福指数瞬间“爆表”。

腐乳的诞生纯属一场意外。据说,2000多年前,痴迷炼丹的淮南王刘安,在用豆浆培育丹苗时,无意间加了点石膏,腐乳就这么问世了……虽说最初的发现是无心插柳,但要将其变为上海人“买账”的传世味道,可不是一件随便的事,是一门颇为讲究的技术活。

清朝同治年间,经浙商萧兰国之手落户上海的“鼎丰腐乳”,其每一块装瓶、见人都需经过“海选”、“淋浴”、“睡大觉”三阶段。一海选,是要选出优质黄豆为原料,上等的糯米和玫瑰花作辅料;二淋浴,向腐乳表面喷洒毛曲霉菌,以完成初步发酵;最后,浸在汤水里“睡大觉”,此时的汤水极为讲究,需用纯糯米发酵做成的酒酿卤汁浸泡,同时,深睡的时长也颇为要紧,需历经五六个月的“沉睡”才能上市……如此一番不容易,才能等来想要的味道。虽能简单概括成三步骤,而细数起来整个过程,则包含了磨汁、制坯、腌坯、腌制等53道繁杂工序……

鼎丰腐乳之所以能形成独特风味,除了可以言表的规律之外,很大程度上还得靠“老法师”的经验,那种“摸、听、嗅、尝”,只可身教、无法言传。这种连着手的温度与眼的关注,是机器无法酿成的味道。

在他们手里传承着的鼎丰腐乳酿制工艺现已被列入“非遗”名录。

他不仅情迷古董,而且雅赏书画。他的爱好,文墨气息颇浓。去世夫人的一幅山水画挂在沙发之上,两旁是“读书随处净土,闭户即是深山”的大红对联。

他也是爱时尚的,帮我印了许多欧洲风土人情的照片,其中不乏山水迷人的风景照,秀色可餐的美女照……

呵,我想起了上海人说的“老克勒”,他就是吧,迈入时间的隧道,优哉游哉,沉吟在岁月的沧桑里,赏玩在那个时代的一种光影里。他虽然没有出过国,但见过世面,还有现代意

识和绅士风范。他,对时下的花里胡哨,只是耸耸肩,只是笑笑。他,没有愤激之语,甘于寂寞,神情淡淡,眼睛里透出幽然,常常睹物思情,不忘那个时代的老物事,烟熏火燎的那种风情。

“老克勒”,它的原意可是指大颗的宝石呀,现在愈见稀有了。

料:绿的韭菜花、香菜叶,红的辣椒油、腐乳汁,黄的芝麻酱、生姜末,白的蒜泥、葱白,还有盐面、味精、酱油……看着这另一道饮食风景,就想动筷。主人额尔敦完整地割下胸脯肉,一边说着祝福的话,一边切给每人一块胸脯肉。这敬重客人的民族礼节过后,大家各自手操尖尖的蒙古小刀,割、切、挖、剔,选择自己喜欢的肉蘸佐料吃。草原生态环境好,羊吃的全是草和各种中草药的茎叶,所以肥美。再加上原始做法,这手把肉香而不腻,肥而不膩。主人说,草原上的手把肉不伤胃,多吃一点吧。吃肉时配吃羊肝、羊心、羊血肠,再喝几口当地产的哈萨尔老白干,别有一番滋味。



扫一扫,关注“夜光杯”